

如遇故知——

上世纪南洋华校的启蒙教科书(四)

in-time.”

“巴中”童子军团是属国际童军印尼第42军团。当时团长是黄城温先生，教练是比我们高许多届的学长郑军务(C.W.Cheng)。

没有看到有英语教科书，记得初中时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综合英语课本”(Comprehensive English Reader)，除课文外，每课有书法练习、问答题和语音练习(Drill in sound)。其中有一篇难忘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(Robinson

Crusoe)，课文的头一句是：“My name is Robinson Crusoe, I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York……”。也没有看到印尼文课本，我们读高中时的印尼文课是陆并培先生教的，课本是他编的Matahari Terbit，那时是用讲义形式印发给我们。因华人不能进印尼的大学，留学西方并非当时一般家庭的经济能力负担得起的，因而，华校学生心想高中毕业後只能回到中国升学，印尼政府又规定：“华人一旦离开印尼回中

国，就永远不能再回到印尼”，因此，华校学生多数没有用心学好印尼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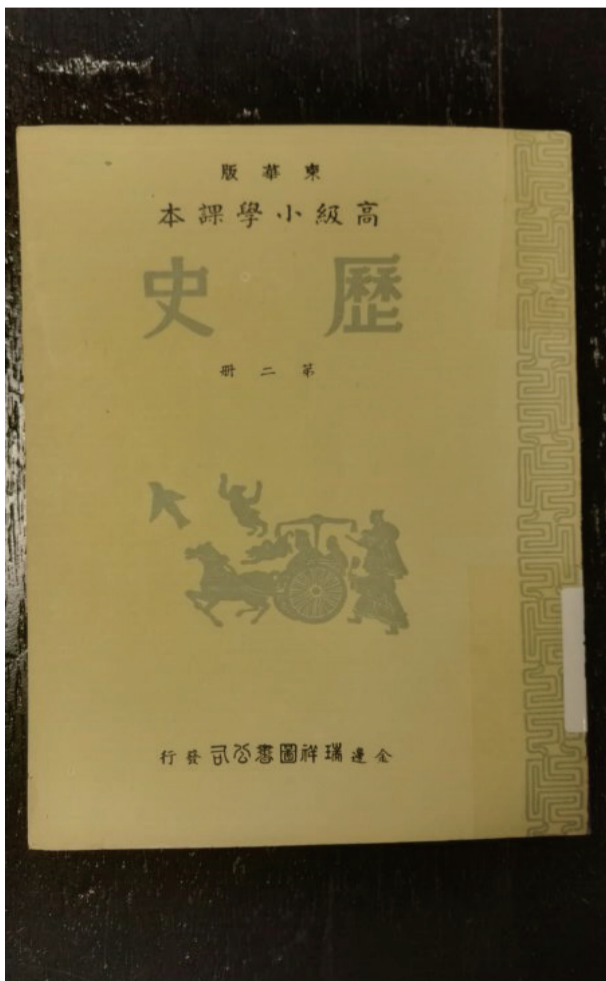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还有《尺牋》课，这门课让我们学习写各种文言文和白话文信函，包括写家信时对长辈、平辈和後辈的不同称呼、礼节和结束语，以及对自己的称呼，要十分贴切、高雅和优美。可惜，升上高中後就没有《尺牋》课，以致不少人高中毕了业，还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书信。没有认识到认真书写、认真遣词用字是对收信

人的尊重和表达正确的讯息，以及表现个人的教养，不可不用心。我在香港德国“拜耳”公司任翻译时，每天要把从中国国内用户写的中文信翻译成英文，两三年内鲜有发现合规格的中文信。

中、小学时，脑海里想的除了读书就是玩：弹玻璃球(main gundu)、放风筝(ngadu layangan)、做弹弓、用竹子削剑、在河里洗澡、掏鸟窝、放飞信鸽、挖蚯蚓做鱼饵钓鱼、打乒乓球、羽毛球……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学校里读的教科书版本的翻新。到了高中才发奋认真读书。还阅读课外书籍：先是武侠小说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、《西游》，以及巴金、曹禺、茅盾、聂

绀弩、谷柳等的著作。後来读原苏联小说，如：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、《普通一兵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以及L·托尔斯泰的作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等等。一本本读，真是好忙碌，还读出了近视眼，“受用”一生。再後来，就争着传阅香港报纸上连载的金庸、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手抄文本：逐回(章)的《白发魔女传》、《七剑下天山》等，读得好比发现武侠小说的“新大陆”！

在些年代，感觉时间不够用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离开学校和父母四处闯荡。辗转南北半球，不知不觉老之已至！



华裔馆收藏的柬埔寨华侨出版的华校课本